

#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鋒劍春秋 第三回 老都尉燕州盡忠 小英雄大堂演武

話說孫操大戰王翦，有百合之外，自覺力困筋麻。一來年逾七十八歲，昨日哭子過度，有傷元氣，故此戰到百合之外，槍刀就來得慢了。王翦見孫操不是先前勇猛，遂故意遲延一槍。孫操便一槍照面挑來，王翦攢勁，用丈八蛇矛一格，孫操抓住槍桿，左手一鬆。王翦一按蛇矛，往孫操前心直刺。孫操招架不及，叫聲不好。王翦後心一揚，早貫進前心。陰陽手一翻，把孫操挑離馬下，有十步之外。孫操家將，見主人落馬，一齊撒馬上前，奪了屍骸，飛奔進關。也不敢把守關隘，星夜備了口棺材，把孫操父子的屍首殮殮了，棄了城池，連夜奔回易州去了。卻說王翦這裡，打得勝鼓，回營報功。章元帥上了功勞簿。到了次晨，章邯帥眾出營攻城。只見燕州城開，軍民百姓，一個個頭頂香爐，出來迎接，至章元帥那馬前跪倒，口尊元帥：「我等燕州軍民，真心投降，望元帥大開天地之恩，饒我等性命。」章邯道：「你等真心歸降，是順天命，本帥豈忍殘害無辜。你等卻起來，站在那一邊。」令王翦帶兵一百進城搜看，並無伏兵，然後大兵進城。又命燕易，去請始皇進城，隨同眾將出城迎接。那始皇進了燕州城，心中大喜，犒賞三軍，令偏將鎮守燕州，明早起兵，望易州進發不提。

卻說離燕州城數百里之遙，有一座關隘，名曰保易關，係燕國丞相屈班之弟屈興把守。此人足智多謀。見瑞陵君的家將過關，聞知孫操父子陣亡，燕州失守，自思燕州城池堅固，孫操父子勇冠三軍，尚不能守，何況這小小孤城，料難保全。遂心生一計，忙令家將，曉諭合城百姓，速速收拾金銀財寶，星夜押解出城，前往易州居住。又令軍士在城附近左右，堆下引火之物，差數十名兵丁，在城內藏躲，單等城外火起，便四下裡放火，吶喊助威。然後帶領精兵，出城埋伏。又在空城上插滿了旌旗，以為疑兵之計。

卻說秦兵，在燕州歇了一日，便浩浩蕩蕩，奔保易關而去。離城一里，王翦父子便討令出戰。叫了半日，不見城上一人答應，只得回營告知章邯。章邯與金子陵一齊出營，觀看了半日，又登高阜處探望城內一回。金子陵對章邯道：「此空城也，殿西侯可搭雲梯，扒入城內觀看動靜。」王翦隨令五百秦兵，越過吊橋，在城邊豎起雲梯。一個個手提擋箭牌，扒將上去，上得城時，猶恐有兵埋伏，吶喊一聲，四下奔殺。只見滿城上空插旌旗，並無一人一騎。遂一齊下城，四面搜尋，不見半個燕兵。便大開城門，出來迎接。金子陵等便傳令秦兵，不得妄動進城，自與章邯王翦等，帶了幾員偏將，看視一遍。金子陵道：「燕將必然有謀，殿西侯可領一千精兵，在城扎住，縱有燕兵到來，不要妄動，只要守住要路，貧道自有計策。」又命趙高領兵五百，伏在城上，可於每桿旗下，設一秦國燈籠，若有燕兵進城放火，可將播木打下，不得出城追趕。又對章邯道：「元帥，貧道諒燕將必在城外左右埋伏，意欲差將搜尋，恐為彼小挫，不如將計就計，乘他自然，取彼首級也。」說罷，便傳令至後軍，說請武安君帶兵一千，命往燕州小路埋伏，俟燕將的人馬到時，必要生擒，不許放一人過去，違令者軍法不貸。又令偏將二十員，須脫甲枕戈而睡，如違令者斬。又差數十員大將，在御駕前防巡，以防不測，便叫三軍把營盤團團扎住，圍著三面城池，長川坐守。傳令已畢，然後與章邯等進營，秉燭侍立，這且慢表。

單說屈興等，至三更之後，帶領人馬便回保易關。遠遠見秦兵的營盤圍住，便登高一望，見城上無數燈籠，自料秦國已有準備，難以下手，心中暗想：「今何不領兵復奪燕州，截住他的去路，使彼糧道不通。燕兵把守在前，我扼兵在後，內無糧草，外無救兵，他難道飛上天去。」主意已定，也不去放火，遂暗暗向小路，望燕州而來。行不到二里之遙，只聽得一聲炮響，閃出一枝秦兵，燈籠火把，照得如同白晝。一員大將當先，大叫：「燕賊你往那裡走，有你家武安君在此，久等多時了。」屈興聽得是白起，心下著忙，不敢交鋒，勒馬便走，白起緊緊催兵趕上。屈興無奈，只得回馬來戰白起。不上幾合，被白起挑於馬下。

三股氣在千條計，  
一旦無常萬事休。

白起殺了屈興，燕兵盡解甲投降。白起便梟了屈興的首級，回歸秦營報功去了。那燕兵在城內埋伏的，等不見城外動靜，便越城逃命，卻都被趙高擒下。到了次早，報過了金子陵，然後令人接始皇進城不提。

且說燕昭王，那日正坐早朝，有五城兵馬使來奏：「瑞陵君父子三人，在燕州城陣亡，棺木現在易州城外，請旨定奪。」昭王聞奏，不禁高樓失足，洋海翻舟，歎一聲，倒在龍椅之上。左右侍監忙上前扶救。好半晌甦醒起來，大哭道：「瑞陵君忠心為國，今日命喪秦人的手，孤之江山眼見不能保全了。」說罷，又哭起來，眾官亦皆垂淚。昭王傳旨，都尉的棺木，准其進城，又差御林軍到孫府報信。傳旨已畢，自然精神恍惚，退朝養息不提。

且說燕丹公主，早起無事，獨坐後宮內，只覺心驚肉跳，立也不安。心中想道：「今日何故如此，莫非有甚凶事不成？」正低頭暗想，忽見門上的家將慌慌忙忙跪上稟道：「老貴人不好了，都尉、大老爺與二老爺，在燕城喪於秦將王翦之手，今棺木已進城來了，老貴人快些出去接喪。」燕丹公主一聞此言，只叫得一聲苦呀，但見：

連叫三聲苦，便把咽喉堵，  
一命喪黃泉，悠悠歸地府。

公主朝後一仰，連交椅倒在塵埃。侍女們連忙上前扶救，齊叫老貴人甦醒。高、李二位夫人在房中，已聞到了凶信，一齊放聲大哭，出到大堂，見燕丹公生迷了過去，不省人事。連忙叫人拿薑湯過來，半晌方哭出聲來道：「不聽妾言，年老之人，還逞什麼威風，什麼猛勇！今日命喪軍前，叫妾身如何恨得過呀。」一抬頭見高、李二位夫人，哭得淚人兒的一般，越加悲傷：「不料我家遭此凶事，我年近八旬，如風前之燭，不得一親子養老送終，還要這老命何用。」一起身，望砌階石上就要碰去。高、李二位夫人，與使女一齊攔住。哭道：「老貴人若一傾身，叫我們怎樣施為。且大事在前，棺木未曾入土，乞老貴人暫止悲傷，商量大事才好。」說罷，又一齊哭將起來，跪在地下。老公主見如此說罷，去扶起二位夫人，吩咐眾人起來，就全家披孝，領眾家將與媳婦，共出城迎接棺木入城。抬到都尉府中堂，把棺木品字兒排開。縱是鐵石人，見了也要流淚。老公主與高、李二位媳婦並使女們，一齊舉哀，忙亂個不住，把都尉府中鬧得一個翻江倒海，這且按下慢表。

話說燕昭王，帶病回宮養息。忽見宮官前來奏道：「滿朝文武，不知所為何事，鳴鐘催駕坐朝。」燕王聞言，忙扶病出朝。見文武兩邊，神色皆變，不知何故。忙問：「眾卿有何急事，鳴鐘催朕坐朝？」有黃門官跪奏道：「有五城兵馬使差人來報說：秦師已過易水了，故此驚駕，求我王龍意定奪。」昭王聞奏，這一驚非小，道：「秦師如何便來的這快，未過三日，就破了三關。且今既渡易水，那一位卿家帶兵前去抵擋？」只見問一聲，鯉魚鉤腮。問兩聲，箭穿雁眼。昭王在寶座上，見眾臣如此，不覺龍心大怒道：「朝廷設官，原為保國。今日秦兵臨境，爾等竟無一人肯帶兵抵擋，可見得要你們何用。」只見丞相屈產出班奏道：「我主暫息雷霆，在朝諸臣，非不欲盡忠於國，只是皆非對手，一死不足塞責，誠恐喪師辱國，其罪更大。」燕昭王道：「依丞相之言，則在朝諸臣，無秦將對手，這是孤國運氣，該當如此。侍官，快拿文房四寶來，待孤寫降表，到秦營投降，以免汝等死亡，黎民塗炭。」屈產聞言，叩頭涕泣道：「我主龍心不必著急，臣夜觀天象，秦國當興，我燕亦不能就滅。不出一月，必有高人搭救。」昭王道：「丞相此言果真，則社稷之幸也。如今丞相可保舉何臣出城迎敵？」屈產又叩頭奏道：「若要出城與秦師對敵，自應多敗少勝。依微臣愚見，臣情願自上皇城，防守秦兵。若有疏慮，臣全家情願認罪。」昭王依奏，就封屈產為五城兵馬大元帥，帶兵上易州防守，且按下不表。

再說那都尉府家將，報與燕丹公主知道。公主此時，正與那高、李二位媳婦，同在那大廳之上安靈，設他三人之位，哭祭他父子三人，猶如鋼刀刺腹。一聽了家將之言，只得搓手無策，連聲歎氣道：「也是國運相關，不料燕國難保。」只見從裡面走出一個小英雄來，你道是誰？乃孫武子四代之孫，孫龍之子，名喚孫燕。年方二九，生得面如敷粉，唇似硃砂，龍眉鳳目，二手過膝，行

動有風雲之勢，坐立有泰山之倚。年紀雖小，兩臂倒有千斤之力，應上方金童星轉世，日後有五九之尊。因思祖父死於秦將之手，正無計報施，忽聞家將報說，秦兵已渡易水，忙上大廳，欲上朝面奏，出師討戰，故此來至廳前。燕丹公主一見，不覺兩淚交流道：「孫兒不在後堂，出來有何事情？」孫燕道：「孫兒正無計報復祖、父之仇，今聞得家將來報，秦兵已渡易水，故此來求祖母、母親帶孫兒上朝面奏，自願帶兵殺賊，以報不共戴天之仇。」燕丹公主聞言，大喝道：「小子無知，你睡覺不知顛倒。你豈不知，汝祖父、父親、叔父，經過多少大戰，且命喪於秦將王翳之手，何況你小小年紀，出陣當先，豈不白送了性命？你還不與我下去。」孫燕聞言，忙跪下道：「孫兒年紀雖幼，武藝卻是精通。今日孫兒不出去報仇，還有何人。」公主道：「你與誰學習武藝？豈能上陣衝鋒。」孫燕道：「祖母不信，待孫兒試驗與祖母看看。」取了槍來，在天階上丟了架武，左五右六，使將起來。

先前猶見人身，到後來只見一片槍山，怎見得，有詩為證：

片片花飛舞不休，  
寒光耀眼動人愁，  
學成文武難藏櫝，  
博得千金萬戶侯。

孫燕這一陣槍法，只覺得滿廳上寒光射眼，燕丹公主與高、李二位夫人看見，心中暗喜，各道「不枉將門之子。」孫燕忽然住了槍法，走上廳來，面不改色，氣不發喘，道：「祖母、母親，嬌嬌，孫燕這條槍，可能會得王翳否？」公主大喝一聲：「小冤家，你豈不知，孫家如今獨你一人。外祖昭王，現在無後，兩枝人都全靠在你。你著有些疏失，如何是好！」只見後面又走出一個女娃兒，滿身掛孝，道：「祖母，哥哥之言有理。祖母，還以報仇為重。」公主認得是賽花小姐，李夫人所生，孫虎之女。是天上月孛星臨凡，係黎山老母之徒。每於夜夢之中，來傳授他的武藝。年方一十四歲，學得刀馬純熟，廣看兵書。因見燕丹公主不准孫燕出陣，便出來道：「父仇不共戴天，哥哥今日若不能臨陣，祖母、母親還當用計，與祖父報仇。況哥哥武藝高強，豈有不叫他出陣之理。」燕丹公主道：「你小小深閨弱女，知道甚麼。這秦將王翳，他乃海外拗離國雲光洞海潮聖人的門下，法術精通。況又寶劍利害，槍馬出眾。故此你祖父、伯父、父親，身喪在他手，我如今豈肯叫你哥哥出陣。」孫燕聞言，便一挺身驅，站立起來道：「秦將王翳殺我祖、父、叔父，仇深似海。今日若不出去，枉為人也。」小姐道：「哥哥言之有理，哥哥若出城報仇，小妹不才，亦願出馬。」把個燕丹公主只急得躍足道：「一個鬧不了，又來一個，你小小弱女，如何也要出陣？」小姐道：「祖母之言差矣，自古女子立功業的也不少。就如齊國的鍾太真，豈不是婦人麼。齊國伯業之基，列國聞名破膽。孫女不才，也是梨山聖母之徒，刀馬純熟，豈懼秦將。」燕丹公主道：「胡說，你是一個深閨小女，從何去得梨山學習武藝。」賽花小姐便把夢中之事：「梨山老母傳我的武藝，已有二年之久」的話，說了一遍。燕丹公主與李夫人聞言，心中暗喜，只是不信，小姐即命丫環去香房裡取出兩口繡鸞刀來。小姐接在手中，款動金蓮，來至天階，也使了一路美人舞刀，更加好看：

柳腰嬌無力，婀娜隨刀舞。  
玉腕勝柔條，衣飄是顧鼓。  
含笑轉金蓮，上下團團附。  
更有動人心，嬌嗤笑無語。

小姐舞了一路花刀，走上廳來，對燕丹公主與高、李二位夫人道：「祖母、伯母、母親，賽花這個刀法，可使得麼？」眾人都看得呆了，老公主見說，便道：「賽花與孫燕的刀槍，雖然純熟精通，但年紀甚小，我心中到底放不下。」小姐道：「祖母，你說這個也輕，那個也輕，孫女聞得爹爹說，祖母年紀方一十九歲，就上陣衝鋒。想孫女的年紀，較之祖母那時，不過只少幾歲。」孫燕一聞此言，便大叫道：「祖母那時是小女子，尤自出兵，且是金枝玉葉。孫兒今年也一十八歲，豈猶怕人。祖母若不叫孫兒出陣，孫兒實無顏立於世人，不如一死。」說罷舉步欲往石基上碰去。高夫人喝道：「孫燕不可如此。」